

词学研究丛书

词学论

马兴荣著
齐鲁书社



词学研究丛书

词学综论

马兴荣 著

齐鲁书社

1989年·济南

词学研究丛书

词学综论

马兴荣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625印张 4 插页 168千字

1980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33—0124—2

I·55

定价: 3.60 元

词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马兴荣 刘乃昌

编 委 马兴荣 王水照 刘乃昌

吴熊和 陈邦炎 曹济平

白石道人歌曲卷第六

潘易姜 變堯章

自製曲

秋霄吟 趙諫

リフムム一人フワフ人多分ウマム一人フヲ
古簾空墜月皎坐久西窗人悄蛩吟苦漸漏水丁
久收久少分ワフム一人フワフ人多分ウマ
丁箭壺催曉引涼颼動翠葆露脚斜飛雲表因嗟
ム一人フワフ人リ久少分 乃收乃今一人フ一
念似去國情懷暮帆煙草 帶眼銷磨爲近日愁

南宋姜夔詞工尺譜（清乾隆張奕樞刻本）

詞譜卷一

一起十四字至二十八字

竹枝

唐教坊曲名元郭茂倩樂府詩集云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調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於貞元元和之間按劉禹錫集與白居易倡和竹枝甚多其自叙云竹枝巴歛也巴兒聯歌吹短笛學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其音協黃鐘羽但劉白詞俱無和聲今以皇甫松孫光憲詞作譜以有和聲也

竹枝

單調十四字

皇甫松

芙蓉並蒂

兩句兩平韻

花侵楊子

竹眼應穿

尊前集載皇甫松竹枝詞六首皆兩句體平韻者五仄韻者一每句第二二字俱用平聲餘字平仄不拘所

通志堂集卷六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詞一

夢江南

江南好建業舊長安紫蓋忽臨雙鷁渡翠華爭擁
六龍看雄麗却高寒

又

江南好城闕尚嵯峨故物陵前惟石馬遺踪陌上
有銅駝玉樹夜深歌

序

《词学综论》是马兴荣先生在教馮之余撰写的一部词学专著。是书上编谈词的起源，词调，词的平仄、句式、对仗，词韵。下编谈词的发展流变，全书重点在下编。此书材料丰富翔实，论证严密，富有新见，且能深入浅出，这是颇为难得的。

本书对广大词学爱好者来说大有用处，它的不胫而走，是可以预期的。

我与兴荣先生相交三十年，素知其词学造诣深厚。现在读到他的这本书感到格外高兴，故虽年迈体弱，精力不济，仍乐而为之序。

唐圭璋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时年八十有八。

目 录

序.....	唐圭璋 (1)
--------	---------

上 编

一、词的起源.....	(2)
二、词调.....	(17)
三、词的平仄、句式、对仗.....	(42)
四、词韵.....	(69)

下 编

一、唐五代词.....	(90)
二、宋词.....	(112)
三、金元词.....	(165)
四、明清词.....	(193)

附 录

词学简要书目.....	(231)
后 记.....	(238)

上 编

一、词的起源

词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抒情诗，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它在唐五代时，被称为“曲子”、“曲子词”，后来在发展过程中才专称为“词”，同时又被称为“乐府”、“长短句”、“诗余”等等。

关于词的起源，历来有许多种说法。把这些说法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古已有之

主此说最力的是清代的汪森，他在《词综序》中说：

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

（二）源于乐府

主此说的人更多，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

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

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云：

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直到近代的刘师培，在他的《论文杂记》中也说：

降及秦、汉，《乐经》遂亡。然汉设乐府之官，而依永和声，犹不失前王之旨。及乐府之官废，而乐教尽沦。夫民谣里谚，皆有抑扬缓促之音；声有抑扬，则句有长短。乐教既废，而文人墨客无复永言咏叹以寄其思，乃创为词调，以绍乐府之遗。

以上两种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长短句虽然是词的特点，但是他有严格的格律要求，而古诗（包括《诗经》）、乐府中的长短句没有严格的格律要求，所以他们并不一样。同时，从音乐上来说，虽然古诗、乐府、词都是供唱用的，但是他们有根本的不同。古诗和乐府都是先有诗，然后配上乐曲的。《汉书·食货志》云：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这是说，正月间群居被吏人看管的奴隶就要分散到田间去劳动了，使者敲着木铎巡行路上，采集诗歌，献给太师，配上音律，闻于天子。由此可见，古诗（包括《诗经》）是先有诗，然后配乐的。汉代和周代一样，也实行采诗制度，《汉书·礼乐志》云：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

《汉书·艺文志》云：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

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后人就称这些乐府采集入乐的诗、歌谣为“乐府”了。总之，古诗（包括《诗经》）和乐府不是“倚声填词”的。再说，古诗（包括《诗经》）和乐府也不像词那样“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的。故此，说词是“古已有之”，是“源于乐府”，显然是有问题的。

（三）源于梁武帝的《江南弄》

早在明代的杨慎就在《词品》卷一中说：

梁武帝《江南弄》云：“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彩垂轻阴。连手颺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此辞绝妙。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文“词的起源”里谈梁武帝的《江南弄》云：

据《古今乐录》，此曲为武帝改“西曲”所制。凡七篇……同时沈约亦作四篇，简文帝亦作三篇，其调皆同……凡属于《江南弄》之调，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组织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韵，三字四句，隔句押韵……似此严格的一字一句，按谱制调，实与唐末之倚声新词无异。

《古今乐录》说梁武帝改“西曲”制《江南弄》7篇，就是说梁武帝改变“西曲”民歌的形式，写了7首乐府新诗。梁启超说《江南弄》是“按谱制调”，那么，我们看王勃的《江南弄》：

江南弄，巫山连楚梦，行云行雨几相送。瑶轩金谷上春时，玉童仙女无见期。紫雾香烟眇难托，清风明月遥相

思。遥相思，萼徒绿，为听双飞凤凰曲。

他虽然也是长短句，但和梁武帝的《江南弄》显然不一样。我们再看李贺的《江南弄》：

江中绿雾起凉波，天上叠嶂红嵯峨。水风浦云生老竹，渚暝蒲帆如一幅。鲈鱼千头酒百斛，酒中倒卧南山绿。吴歃越吟未终曲，江上团团贴寒玉。

就根本不是长短句，而是七言八句了，和梁武帝的《江南弄》更不相同。显而易见，王勃、李贺并不是按谱填词，而是用《江南弄》这个乐府古题来写新的诗罢了。

如果，梁武帝是依照“西曲”作的《江南弄》，也不能说是词的起源，因为词有严格的格律要求，而梁武帝时，诗的格律还处在酝酿阶段，词怎么可能在那时已经萌芽了呢？再从音乐的角度来说，“西曲”属于“清乐”范畴，而词配合的乐曲则是属于隋唐时“燕乐”范畴，两者并不相同，怎么能说《江南弄》是词的起源呢？

（四）源于唐代的近体诗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云：

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词，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

《四库提要·词曲类一》也说：

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

以上两说，仅只说明词是从近体诗变化而来的，词怎么从近体诗变化而来，胡仔没有说，《四库提要》只说“莫知其

然”。对此讲得比较具体的是方成培，他在《香研居词麈》中说：

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如《阳关》诗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

唐人的确是以绝句入乐传唱的，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

旧说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诣旗亭饮。

梨园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云：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一伶唱适绝句云：“开箴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之涣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诗，终身不敢与子争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须臾，妓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以此知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

所谓“常俗”，就是通常如此的意思，说明这种取名士现成诗句入乐的做法在当时并不新鲜、特殊，而是通常就这样做的。

隋、唐新乐“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纪”（《乐府诗集》卷七十九），需要大量歌辞，来源之一就是前面方成培说的“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至于五七言绝句如何入乐，如何成为长短句的词，就并不只像方成培所说的“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了。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声辞相符，直接入乐，然后成为词。

前面我们引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记载的旗亭歌女唱王昌龄、高适、王之涣的绝句，就是直接入乐歌唱的，可见声和辞是相符的。因此词里就有七言绝句体，例如《浪淘沙》。我们现在看到的刘禹锡有这样的《浪淘沙》9首，皇甫松有这样的《浪淘沙》两首。另外也有五七言绝句两叠入乐而成词的，如《生查子》，上片五言四句，下片五言四句。这明显是两首五言绝句的重叠，又如《木兰花》，上片七言四句，下片七言四句，这明显是两首七言绝句的重叠。

二是杂以散声、和声入乐，然后以字句填散声、和声，而成为长短句的词。

何谓“散声”？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篇》云：

盖古歌曲被管弦者，一字一声，未有如今之叠字者也，故不得不假散声以宣其气。

所谓的“散声”，就是虚声。

何谓“和声”？《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九对“词”的解说云：

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

张德瀛《词徵》卷一则说：

词多以相和成曲，《巴渝词》之“竹枝”、“女儿”，《采莲曲》之“举棹”、“年少”其遗响也。

所谓的“和声”，就是歌唱中一人或众人应和的部分，“和声”有两种：一种是虚声，是有声无辞的。一种是有声有辞的，如上述《巴渝词》中的“竹枝”、“女儿”，《采莲曲》中的“举棹”、“年少”。